

于坚集
卷 4

正在眼前的事物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散文

于坚 著



于坚集
卷 4

正在眼前的事物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散文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在眼前的事物/于坚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

(于坚文集; 4)

ISBN 7-222-03925-2

I. 正... II. 于...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484 号

责任编辑: 宋家宏 杨海波 潘 灵

装帧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正在眼前的事物
作 者	于 坚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1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书 号	ISBN 7-222-03925-2
定 价	43.5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于坚集卷4

正在眼前的事物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目 录

- (1) 在高黎贡山之西
- (6) 秋天我在泸沽湖
- (9) 路南记
- (14) 元谋土林
- (16) 人与鸥
- (20) 云南曲靖
- (22) 苍山清碧溪记游
- (26) 怀念美丽的德宏
- (28) 云南冬天的树林
- (33) 佤朗寨两日
- (39) 高原上的高原
- (51) 牧羊村之旅
- (54) 记一座桥
- (58) 滇越铁路记
- (84) 滇池
- (86) 果子
- (87) 春天
- (89) 森林之王
- (92) 登斜阳峰
- (94) 阴影的游戏
- (95) 苍山的三种面目
- (96) 哥布的父亲
- (97) 大地上的沐浴
- (98) 在甘蔗地上
- (99) 颂歌式的葬礼
- (101) 农场所见的高原
- (103) 与豹子的遭遇
- (105) 麂子
- (106) 金沙江
- (108) 在澜沧江中

于
坚
集
散
文

- (109)怒江
 (111)远方的声音
 (112)大理石记
 (120)乡村鞋匠
 (122)丽江云杉坪骑马记
 (125)卖黄豆面条的纳西小吃店
 (127)九乡大比者游记
 (131)幸存之城
 (142)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146)高黎贡山西麓的火山台地临安会馆
 (152)云朵下的女子
 (155)苍山清碧溪遭遇神灵记
 (158)在大研镇思
 (161)丽江后面
 (176)在西藏
 (215)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
 (220)谈谈我的《罗家生》
 (224)常识·只有一窗口
 (226)戏剧作为动词，与艾滋有关
 (241)向塞尚致敬
 (243)三个词
 (248)旧巴黎的启示
 (254)外祖母的奖状
 (256)在巴黎的地铁中
 (258)蒙娜丽莎
 (263)在凡·高的呼吸中
 (267)对一位同志工作成绩的肯定
 (270)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对话方式
 (273)格以头
 (276)黄果树瀑布
 (279)遮蔽
 (281)原声
 (284)重复
 (286)钢板上的舞
 (289)流水线
 (292)一个什么都知道的文盲
 (296)粉刷和若干把刷子
 (299)马斯河上的诗歌之船
 (305)卡夫卡的书店
 (307)正在眼前的事物
 (309)隔壁
 (310)在熊秉明的雕塑中
 (315)铅笔
 (316)教育的恐怖
 (318)我得了健忘症
 (320)慢斯条理
 (321)牵狗的女人
 (322)春天的看法
 (323)树桩
 (324)蜻蜓
 (325)词与物·锄草
 (327)词与物·争先恐后
 (330)词与物·把柄
 (333)词与物·增光
 (336)词与物·地图



在高黎贡山之西

高黎贡山之西，是阳光灿烂的陇川坝子。碧蓝色的陇川江从坝子中央缓缓向西流去，太阳升起时，从山冈上望去，那江宛如一条炊烟，从无数村寨中升起；洁白的鹭鸶在田坝上懒懒地飞，有时也落下来，在水田里高视阔步，欣赏那栽秧的人。这地方到处是静悄悄的凤尾竹林、大青树、甘蔗地……密密丛丛，簇簇点点，一个人在那些树叶间走，觉得是被绿的筒裙裹住了，常常以为前面的幽静去处就要飞出孔雀，走过大象。风是干净的，可以大胆地吸，白衬衣穿两三天也用不着洗。竹桥、笔直村、笔直船，挑着笔直笋笋的卜哨随处可见。卜哨们走起路来，温温柔柔，清秀俏丽，就像一朵朵彩云在飘……

从高山老林中下来的人，爬惯了坡路，啃惯了包谷粑粑，太阳把脸皮晒得像树皮一样，心早变得岩石一般硬了。忽然来到这吃软米的地方，远远地望见那平平坦坦、绿葱葱的坝子，像是发现了一块世外桃源。最沉得住气的汉子，也要昏昏然迷惘起来，发现自己岩石般的心底原来压着颗女人心肠，愣怔怔地望着那些美丽丰盈的南国姑娘，心旌摇摇，木掉似地一动也不会动。在坚强的女人面前他是岩石，在温柔的女人面前他倒想躺下来了。这坝子上的女人也真是美，高胸脯、大臀，腰却细得好看。自自然然，健健康康，完全是大地初始时代的杰作。那双眼睛又黑又深，望定你，又大胆又疯狂，像是两堆荒原上的野火，使你感到威胁、感到诱惑，想冲上去化为灰烬，却又踌躇不前。“嗨！这才是男人的世界呢！”有人后悔自己已结婚，恨起自己远在都市里卖水豆腐的干瘪瘪、香水瓶子一般冰冷的黄脸婆来，有打主意要留下来，上门、娶媳妇，一辈子不回老家了。可是后来却又悄没声地回去了，一个也没有留在这地

方，留下来的，就成了英雄，像付衍彭那样，在报纸上登照片，个中缘由，只有泥巴才知道。

你才下车，女人们就拥上来，丰满香艳的胳膊挨着你：“格要嘛，巴黎香水！格要嘛，折叠伞……”还有的悄悄亮给你看她手腕子上的镀金表，金光闪闪一大串，吓得你心惊肉跳，赶紧瞧瞧两边，莫被同志看见，以为你想走私。有的干脆把不知哪个日本男子穿过的旧西装朝你怀中一抛，逼着你买，你说十块，她说：“好嘛！”你说八块，她说：“好嘛！”你说五块，她还说：“好嘛！”你不好意思了，一阵迷乱，钱包就薄掉一层。你要咬死了不买呢，她手中的日本尼龙伞，就朝你身上戳几下：“小气喽，你们昆明人！”买主们过后才发现，巴黎香水其实是中国产的花露水，只不过在瓶口抹着点巴黎货罢了。西装其实是日本人捐给缅甸遭水灾的难民的，一分钱也不要。卖你五块，她马上拿到百货公司，买热水瓶胆，或者买双解放鞋，拿到缅甸一转手，五块变成五十块。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些女人，大多是缅甸那边跑过来做生意的。

中国这边的少女，穿得没有那么华丽，人没有那么放荡。也有涂粉的，却并不抹匀，而是一边一块，两个圆圆的白印子，不是为了使脸白起来，只是证明自己抹过粉。羞羞答答、老老实实、秀秀气气。卖菠萝啦、芭蕉啦、芒果啦、甘蔗啦、牛肚子果啦（牛肚子果，学名叫菠萝蜜。可以说是水果中的朦胧诗，我一吃就吐，有人却说像鲜牛奶，有人又说有蜂蜜味，有鸡蛋味，有牛屎味……总之，十个人说出十种味）。还有凉粉啦、米线啦、煮鸡蛋啦、腾冲饵块啦、攀枝花啦、花边啦、胸针啦、手绢儿、手镯、项链啦、还有韭菜、大葱猪肉之类。做点小本生意，靠的是自家的劳动，赚得个三块五块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路上还要哼着唱着。常常是在街子上，马路边搭个小竹棚，堆的堆，挂的挂，整整齐齐，清清爽爽；盘地一坐，望见买主来，也不敢怎么招呼。汉语讲得也不大顺口（还不如那些缅甸人，她们还会讲广东普通话），你买了她一块两块东西，她就高兴得帐也不会算了，叫你帮她算，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定你，那么老实巴交，那么让你相信，心眼再黑的人也不敢欺诈她。你在她摊子边歇个脚，又不买她什么东西，她还不出声气递过两个梨子。那么自然，那么真切，似乎你根本不是过路人，倒是她的兄弟姐妹。见你吃了，她又抿着嘴笑，也不知是笑你那笨相，还是笑你那馋相。世故的内地人，倒怀疑起来，吃了会不会拉肚子？会不会得脑膜炎？会不会得鼠疫？会不会死？在古代，这些地方是一直被视为“瘴疠之地”的。



这地方的夜晚，天上星星极多。北方天高地旷，星星稀朗。这热带地方，乍一见到，你会惊奇起来，沉默起来，天离人这么近，仿佛一张烙满了金芝麻的大饼；伸手就能抓下一大把星星。风从远处那些幽蓝色的山峦中吹来，带一股水果的味道，甜丝丝的，香香的……在这南国晴夜，你常常会听见村寨里传出歌声、笛声、缅甸吉它声，这地方多的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有一夜，我在弄安，国境线上的一个寨子，参加了一对景颇族青年的婚礼，几竹筒米酒浇下肚，迷迷糊糊，坐在新人家的楼上，听景颇老人唱歌。这是景颇人的习俗，无论谁家结婚，都要请老人来唱歌，这样才吉利，亲戚朋友坐了一楼板，团团围住房中央的火塘。同一调子往往可以唱好几个钟头，歌词我听不懂，据说唱的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唱男人和女人怎么生下来，火塘又是怎么点着的……一直唱到天亮。景颇人的火塘，是一点着就永远也不能熄灭的。借着火塘的光，我望见那景颇老人眯着眼睛，粗硬的指节在木桩上敲着。那歌朴素而又深沉，哀怨而又深蕴着力量。有一种神秘、庄严的宗教气氛。有的人听着听着就哭了，悄悄地拭着泪水；有的睡着了，东一条西一条死掉似地躺着。有人站起来找酒喝，碰响了挂在墙上的长刀，那些刀摇晃着，闪出寒森森的光。

生活在高黎贡山之西的各民族，景颇人平常看上去是最脏的，女的穿黑布衣衫，围暗红色的裙子，腰间缠一根暗红色的带子。老是在嚼槟榔，弄得两片嘴唇象淌血化脓一样。头发乱糟糟的，仿佛是一把秋天的干草。男的是黑衣黑裤，斜一把长刀，那刀带也是暗红色的。他们的装束，人见了常觉得沉重。景颇族男女老少，出门都带着青竹酒筒，那酒筒做得极精巧，装进酒去，任你翻来倒去，都不会溢出一滴。大家在外面见了，熟人朋友，二话不说，先拿出各人的酒筒互相交换，站在马路中间狂饮起来，拖拉机开来也不让。他们的相貌，很像西藏人。我特别喜欢这个民族，我常常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常常在他们的寨子里一夜一夜地不想走。他们跳的一种舞，看上去像很粗野的，像给自行车加气的动作，据说却是谈恋爱的舞蹈。景颇族人不喜欢讲客套，你来了，没吃过饭你就说，他自会端来给你，你想走你就走，不消打招呼，说半天什么“来玩嘛”之类。讲多了，他们倒觉得你啰嗦，不像个汉子。我有个同学，很懂礼貌的，在这里可吃了大苦头，“吃饭没有？”明明饿了一整天，还要斯斯文文地说，“吃过了。”以为人家就会来拉他去吃。其实谁也不会来拉他。结结实实饿了一顿，不老实么，怪谁？景颇人又很大方，很重感情，你和他处得好了，他恨不得把心都挖给你，叫唱歌就唱歌，请跳舞就跳舞。那回我

们在一个景颇寨子，跟着他们跳。“木脑总戈”，个个都头裹花帕，腰挎长刀。又是照相，又是跳舞，神气十足。马东来得晚，什么也没捞着，闷闷不乐地说了一句，旁边就有一个老妈妈悄悄地跑回家去，把她丈夫的银长刀，银子筒帕拿了来，刚才还孤孤单单的马东，现在一下子成了王子。所有长刀、筒帕里，就数他的最漂亮、最贵重。那老妈妈却站在人堆里，笑眯眯地望着，嚼着槟榔，吐着口水。劳动就是劳动，唱歌就是唱歌，恋爱就是恋爱，景颇人的人生，很少有什么复杂的观念，生命在他们是一种运动，走啊，走啊，到有一天走不动了，睡下来，还是睡在他种过收过一辈子的土地上。不像城里人，总有许多实际目标，许多想法，电视机啦，电冰箱啦，三套间带阳台啦，一米八以上的丈夫啦，好单位啦……生命就凝固在这些目标上，一辈子背着些包袱，生命于是不流，不往前去，于是平白生出许多无聊、痛苦，写什么朦胧诗啦，找什么失去的自我啦，怀念往昔的岁月啦，景颇人简单得很，他从来不练武功，不吃“男宝”，照样生胖儿子，吃大碗饭，玩录音机，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在景颇寨子的时候，还爱上一个景颇姑娘。那天我去她家找她哥收集景颇族原始宗教方面的材料。我正记着笔记，觉得后面竹墙有衣裙声，回头一看，一个影子在竹墙后面倏地不见了。过一会，又响起来，那哥哥笑了，叫一声：“闪办，打水去！”不一会儿，旁边门就闪出一个亭亭袅袅的少女，挑着两只洋铁水桶，大大方方朝我笑笑，跑下楼去了。她皮肤黑，眼睛大，两片嘴唇微翘起，样子像柬埔寨人。她的声音我说不出来，反正我长这么大，没听见哪个姑娘的声音有这么好听。我们要走的那晚上，她跑来为我们唱歌。一口气就唱了几十支歌。那夜月光好，从竹叶中漏下来，她的脸就像一尊非洲雕塑。我至今还记得她唱的那支歌，译成汉语是：“在远方上大学的哥哥，回到我们家乡来……”当时我真想留下来不走了。但毕竟还是回了昆明，写了这篇东西。在昆明我把这事讲给当过知青的表姐听，她淡然一笑，说我太年轻了。其实我都快三十了。后来我冷静一想，觉得自己也许是年轻了些，那地方固然水秀山清，有美丽的姑娘；但毕竟不如大城市，有电影院，有“毕加索画展”，可以骑自行车；还有咖啡馆，星期六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坐在皮沙发上讲讲高更，念念聂鲁达，又高雅，又“超深刻”。那地方坐汽车都要坐六天，坐得你屁股都变成木头。路上还常常看见四轮朝天瘫在山箐里的汽车。据说有辆车翻下去后，司机的脑壳不见了，活下来的人找了大半天，才发现那头挂在枝上，还在抽着烟呢！要是等火车修通了呢，那恐怕也是下辈子的事情。人人都



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
0 档案
人间笔记
正在眼前的事物
拒绝隐喻

想到大城市里来，你倒还想出去，你一定是混不了被下放出去的，是有问题被处理的。“算了，表弟，莫愁，过上两三年，养个胖娃娃，吃过晚饭在阳台上浇浇水仙，有灵感么，写写景颇族，混上些稿费，说不定还能买条地毯。”这是经验之谈，有道理，富于人情味，是当表姐的应该说的。不过，我却常常梦见高黎贡山之西，梦见那金色的坝子，那太阳，它真像一只开屏的金孔雀啊！梦见景颇少女闪办……前两天，她写信来了：“……我夜夜在想你们，我睡不着觉，我谢谢你还给我写信，我以为可怕（恐怕）不会的。我收到你的信，你的信真好读，我站到一边，兰松哥哥啊，我不敢看你的信，我两只手捂着脸，我不哭……”。

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就傻呵呵地吟着：“大街拥挤的年代，上帝把我洒在高原。”一腔热血，三十老几——走掉了，也说不定。

1984 年

秋天我在泸沽湖

现在是在高山上走，尘土已沉在下界，空气中透着蓝的寒气。路上挡着一排排荒草，很窄的路，刚刚够四只车轮小心翼翼地爬过。向下一看，头便发晕，仿佛站在二十层摩天大楼的边边，峡谷底部是原始森林，像是一溜草地，金黄红紫的树叶，被秋日的阳光涂过，有一种印象派油画的韵味。一两只鹰紧贴着谷底森林的树梢，平稳地飞行，像是从高山放下去的黑纸风筝。有几个人，盯牢了司机，抓死车上的扶手，一生一死，须臾之间，全凭司机一双手把握了。他却坦然，和一个熟人，讲着闲话。极壮美的风景，极险恶的地势，人忘了呼吸，忘了思想，进入一阵永恒，不生不死，似死似生。

冷不防就看见泸沽湖。心头一怵，冷气直钻后心。以为在生命中永远不会看见的东西，忽然就到了眼前。幽蓝的湖，在一样幽蓝的天空下，如高原群山忽然睁开了一只眼，闪着阴郁的光。湖边的山峰阴森神秘，仿佛暗藏着一片杀机。我张开口，真想一声惨叫，喷一口鲜血。却停着，山风灌满了喉咙。这是一片生命之湖啊！世界再也没有归宿，没有天边外，一切都已冷酷地呈现。

我走下山冈，穿过叮咚乱响的树林，走到湖边。湖不大，只是一个水库的样子。湖水极蓝，看不见底，像是一个处女的梦，叫你不敢用手去碰它。靠岸的水中，长着长发一般的植物，在水下开着白花，闪出珍珠般的光。阔大的叶子，像圣女的衣襟，飘飘忽忽。有鱼，瘦长的鱼和肥短的鱼，在其间走来走去。这是安徒生童话中的世界，我看不见它的深处。

湖中有岛，极美丽的岛。岛上多蛇，据说有人在岛上睡觉，给蛇压死了。倏地，一只水鸟腾空而起，白的，又一只，也是白的。一前一后，一高一低，



在山的黑影中闪闪烁烁，宛如星子。见不到摩梭人。大树刨成的独木舟，三五横斜于水边，登舟弃岸，舟却不前，在水中打转，一阵慌乱，几乎翻进湖底。终于摸着门道，朝着湖心去了。心中却越来越怕，那水深得叫人害怕，蓝得叫人害怕，静得叫人害怕。仿佛有一只手，正悄悄地从湖底伸出。不敢再看湖水，拨转船头，拼命向岸，仿佛有东西追来，到得岸边，再看那湖，极静。

湖岸的高山，狮身人面，有一二巨洞，嵌在山眉。据摩梭人说，那是干木山，女神的化身。仰头视之，觉凶险已极，隐隐地，似乎听见虎啸，从暮霭中传来。赶紧回到住处。晴夜中，那湖银白一片，仍是如一只眼，望着黑的天宇，叫人想哭。

摩梭人的村庄全是用优良的圆木搭成，呈深黄色，颇似阿尔卑斯山中的欧式木屋。进去，一院坝的烂泥。数头大猪，卧在当中。一头猛犬，昂头劲吼。被一女子的声音喝住了，抬头一看，见那女子，握一把木叉，站在屋顶，正翻晒包谷。低眼望我笑笑，指指里屋。屋里已摸出一位老妇人，穿着一身粗糙而干净的黑布衣裙，闪身让我进去。跨过膝盖高的门坎，眼睛陷入一片纯黑，仿佛被蒙了黑布。在洞式的屋里摸了一阵，眼睛才适应了。只见一个火塘，正嘶嘶燃着，一只大锅，冒着热气。坐下，老妇人就递过几只烧糊的马铃薯，我胡乱啃起来。好半天，又进来几个女子，有中年妇人，有少女，有小姑娘，都坐了啃马铃薯，始终不见男子进来。都不说话，只是添火，加水，有人到暗处去一会，又回来。我置身其间，好像被她们视而不见，置身局外；又好像视我为一家，没有客套，不特别地搭理我。暗光中，那老妇人坐在位首，一动也不动。我依稀看出她树皮一样粗糙的脸上，竟没有鼻梁，只露出两个惨不忍睹的鼻孔。我知道这是过多结交“阿注”的结果。（“阿注”：此处指摩梭人男访女家的走访式婚姻，在婚姻关系中，不受一夫一妻限制。）我想，她年轻时，一定很美丽吧。借着突然跳起来的火光，我看出她表情中没有半点痛苦，倒是有一种骄傲和自信，一种人类之母才有的骄傲和自信。我觉得不可思议，正像这屋子一样不可思议。这屋子也许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吧，它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从来是这么黑。即使在火光中，也是黑糊糊的。坐着的人，是黑糊糊的一团，挂在梁上、墙上的物件，也是黑糊糊的一串一串。但这屋子很安全、温暖，它顽强的活着，在人祸天灾，在高原可怕的风暴中，默默地活着。

在干木山的石壁上，有一个洞。摩梭人每年都在这儿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洞里的一石一木都是圣物，不许任何人带走。据说有壮实的摩梭小伙子，想探

到洞底，可是爬进去三天三夜未探到。我好奇地向摩梭人探问这个洞，我发现他们都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仿佛有什么奥秘要瞒住我。有一天，我遇见永宁喇嘛寺的一位僧侣，他穿着紫红的僧袍，在山坡上看守着一群羊。我们谈得很高兴。老僧到过拉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我问起干木山的洞时，他却沉默了，眼睛里闪出两点深不可测的寒光，如泸沽湖的水。我怅然离去，那老僧坐在山坡上，像一块石头。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洞悉那个秘密。那是他们的“乌默他”。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意大利黑手党式的“乌默他”。也许这种“乌默他”，比黑手党的“乌默他”更难打破，它是一种天生的沉默，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我知道，我即使一辈子在摩梭人中间生活，我仍旧是一个局外人，我永远无法穿透那沉默的硬壳。今天，你可以在泸沽湖边随处遇到提着三洋录音机、听香港歌星哼小调的摩梭青年，你可以见到一夫一妻的摩梭家庭；但如果你以为摩梭人已被外来文明同化，你就错了。古老的灵魂，正借着现代文明的外壳把自己隐藏起来。摩梭人表面也建立了许多新的家庭，但暗中却仍是自由自在，谁和谁想好，就好。每到夜晚，一群一群拿手电筒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双双对对散入黑暗的去处。“阿嘿嘿！阿嘿嘿……”的求偶之声，比起女子群居，男子只是过客的、牧歌式的往昔，多了一层尝禁果的滋味。月光很明，干木山真有些像一个正在泸沽湖上沐浴的女神。我们几个汉人，怅然地朝那黑暗的去处望望。回到旅馆，睡觉。

这是在秋天，这是我生命中遇见的最美的秋季。金黄高大的乔木站满山冈，叶子落下，没有声音。生命安静了，欲念却燃烧起来，想有一个女人，和她说说话，或者不说话，充满爱情。但只是一人，在山之外，在湖之外，在天空之外，在山下的摩梭人之外。只是一人，只是这美丽世界的局外人。我感到它的美丽，所以我是在局外，在静观，我永远无法置身其中。我为什么远离故乡、千里跋涉，风尘仆仆来寻这世外桃源？在故乡的城里，我日日想着离开，想着天外边的湖。在这湖边，我仍是置身局外，这真是我的生命之湖吗？这是摩梭人的湖。这是干木山的湖。

1985 年



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
0 档案
人间笔记
正在眼前的事物
拒绝隐喻

路南记

那年秋天，火把节将近的时候，我们一伙人，乘车直奔路南县去。

这路南，本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石林所属的县。近几年，石林的名气，一天天大将起来，管着它的路南县，倒几乎不大为人所知。其实先前在云南人的心目中，路南的名气是比石林大的。那时节，世界上还没有流行旅游热，人们各居自己的故乡，极少四处走动，交通也不方便。山林子里的松毛菌，河湾里的生螃蟹，田坝上的野蒿菜，隔壁酱坊的辣椒酱，豆瓣酱，吃得厌了，就想弄些外乡的鲜味特产，调调胃口。云南各地一直流传的一首叫《游春》的花灯调，就专门唱云南各地好吃的名特地产，宣威火腿啦，祥云辣子啦，其中有一段就唱的路南卤腐。那时节，云南人家每每吃饭，桌上总要放一小碟鲜红油亮的路南卤腐。闹菜荒的日子，有些人家就靠这东西来下饭，饭里掺些白开水，就一小块卤腐，很开胃的，常常吃得人大汗淋漓。我小的时候，常爱溜进灶间，在橱柜里挑一小块卤腐，置于手心，用一火柴梗，一小点一小点地挑着吃，一边吃一边往学校走，到了学校，手掌上的卤腐，也就吃光，还要舔舔巴掌，才依依不舍地放下。

路南县城，如云南大多数县城一样，并不怎么壮观。只一两条街，房子又黑又短，多是清朝的样式。偶有一两幢高的砖房，如巨人君临一群矮子中间，有大惊小怪的人，就“哎哟，哎哟”地唤起来。走不了10分钟，这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奇去处。大惊小怪的人，便又怪起这地方落后，这地方穷，这地方不文明，打死也不到这种地方来。小城里的人，呆呆地望着这来自省城的花花绿绿的一大群，提着路南卤腐的一大群，神情颇有些迷惑、羡慕；就像从前昆

明人在百货大楼门口，围观外国人的模样。于是提路南卤腐的又有些得意，大声大气地讲点什么，笑点什么，一伙人就都哈哈地笑。有特别爱出风头的人，就狠狠心，去买二十几元一件的撒尼族马褂，立时穿将起来，走路的样子，比先前戏剧化了许多。时间稍久，心下未免有点后悔，这马褂带回城里，是穿不出去的。

如此磨蹭了些时候，这才又一窝地上车，出路南县城去。路南城外，是典型的红土高原地貌。大片大片褐红色的土地，直展向深蓝的天空；深绿色的灌木丛，一长条一长条地把红土地隔开了，荒莽，雄奇，颇似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有时间，红的地平线上忽然升起一群高大的岩石，在逆光中，像是一群黑人。又有人说罗丹的雕塑，是直立的狼，是一群民族，是印加帝国的遗址，是遭雷击的树桩……众说纷纭，都很像。但那实实在在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永恒的石头，自然之手捏出的石头。那红的旷野上风很大，天和地的颜色很深，人的肤色也很深，在那土地上，人会与自然亲近起来，会和人亲近起来。石林的妙处，就在于要从这开阔地上去看，看它的整体，才显出石林的气势。倘你走进那林中去，这面是灰色的石壁，那面也是灰色的石壁，眼花缭乱，脑袋嗡嗡，出来却听众人都一齐叫好，你怕显得自己缺乏美感，赶紧跟了瞎说，其实心下想想，还不如照片所见。照片何以好，不就是隔了一定的空间，在一定的角度，体现了石头群的整体感么？！在那红的开阔地上看石林，有时落日西沉，金黄的阳光在石背上闪闪发亮，红土闪闪发亮，灌木林闪闪发亮，好像是海水才退去，水珠发出的光。天地静穆，有野鹤高鸣于天，人心升起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仿佛站在宇宙初始的年代，站在圣经所说的大水退去的那一日。后来天色渐暗，石林如一座城堡，森森凛凛，人便沉默，在伟大的自然中，人悲哀他的渺小，庆幸他的生命。

路南西北，有大叠水瀑布。车只能开到距它两三公里的地方。一下车，脚踩红土，阳光如水般地泼来，刚才沉默于褐红的开阔地，沉默于永恒的自然杰作中的人，便又觉到大地的可爱可亲，大地的踏实，于是便踩踩，跳跳、嚷嚷、喘喘、笑笑，哼哼，精神一振，看大瀑布去。大叠水，是近年来，才发现的瀑布，其实几千年来，它一直在那里奔腾，住在那地方的群众，从不以为它有什么奇特，值得去看。他们从娘胎里出来，世界就是这么个样子。正如你住在城里，决不以为十字路口的警察上岗，有什么值得看的必要。但我却常常见乡下的人，一大排地手枕十字路口的铁栏杆，看那警察上岗、看那圆台上的警



察，呆呵呵地张大嘴，一小时一小时地看下去。来大叠水瀑布玩的，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电视上见过维多利亚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路南小地方能有什么瀑布，河神的小便罢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地方去不了，舍而求其次罢了，不以为然的。既来之，则玩之，没有谁指望会看见什么世界奇观、天下至景。沿一条翻滚着红泥巴水的河，走了约半小时，就听到底下有闷雷般的声音，又有人鬼叫：“到了！到了！”于是脚都快起来。三转两转，便见一排洁白的水帘挂在一绝壁上，貌似从发电站的水泥斜坡上冲下来的瀑布，如此而已，早已料到，相机也懒得取出。忽然又有人鬼叫：“不是这里，不是这里，还远呢！”众人一听，好奇心有些上来，拔腿便跟了那声音走。走一截，才听出闷雷般的声音，还在远处；又走一截，才渐渐大起，轰轰巨响了。人们赫然，顺着极险的小路，爬一截，走一截，拉拉扶扶，从山头下到谷底，那巨响已震得不辨人声，蓦然一仰头，大叠水瀑布，已在眼前，人一时呆了。想不到竟是这样，那瀑布，高约八九层楼，宽约五六十米，仿佛来自蓝天深处，白云化成，奔跌而下；水柱砸进下面的河心，犹如巨石被砸碎。蒙蒙然，轰轰然，熙熙攘攘，那千千万万洁白的生命，在蔚蓝的天空下显现着它的本形。人站在那水雾中，若隐若现，若痴若呆；水雾经阳光一照，又有虹圈，现于石壁之上，水帘之中；人就被那五彩的光圈罩住，有半人半神的感觉，有上帝的感觉。年轻的便脱衣脱鞋，跳进瀑布中去净化；年纪大的便呆立岸上，任水雾打湿衣襟；那大惊小怪的人，便嚷嚷：“真伟大！真伟大！”河岸的山坡，青草葱葱，光腚的小伙子，便在那净草上滚呀，跳呀、疯子似地唱歌，一身泥浆，如野人一般。后来回家的路上，想到先前的疯狂，不免有些后怕，幸亏了那土地是那么干净，那么柔软，没有口痰鼻涕，没有罐头盒，没有汽水瓶碎片……才耐得那么柔嫩的身子那么滚，那么跳，那么疯！那夜大家回去都倒头便睡，一夜无梦，醒来已是早晨。又忙着上车；直奔长湖边去过撒尼族传统的火把节。

长湖，便是电影上阿诗玛和阿黑谈恋爱的地方。那确实是谈恋爱的好地方。那湖深得发蓝，那天也是深得发蓝，在那里爱的人，那情也不知要怎样深了。湖两岸，是幽深的树丛，其间有一丛一丛的火把果。那东西小如包谷籽，状似西红柿，色泽鲜红如火，食之，味甘而略酸，愈吃愈想吃，只是它的枝蔓，长满尖刺，一不小心，手便划破，好吃不好摘，使人想到恋爱。湖的北岸，有一个可容千人的盆地，火把节的传统节目：摔跤和斗牛，就在那里进行。这是撒尼人的地方，它不像城里，红灯绿灯，样样都有规矩。北面山坡是

主席台，说是要佩红章章，书有“来宾”二字的人才得进入。有红章章的人，便有些得意，佩在胸前，到处走走。后来主席台才发现，那地方竟无人管理，管你“来宾”不“来宾”，谁想坐便坐，大家都等着宣布斗牛开始，等着有人发表演说，等来等去，并无动静，满场子已是牛，且已开始斗。正规惯了“来宾”，很不习惯，忽听得一声呐喊，连忙扭头去看，只见万头攒动，东边正有两头公牛，头对头冲将过去，卷起一阵红尘。忽地西边又是一阵呐喊，许多脖子登时拉长，西边也有两头牛，头对头冲将过去。人们正不知是看哪边好，面前的一头牛，又“哐”的一声，乱走起来。唬得一地的人，到处乱拱。这牛走了一圈，竟又不走，大家依然坐好。再去看时，那边的两头公牛，已斗得满头鲜血，耳朵像是有一只要掉下来。“惨了！惨了！”有心软的人，就喃喃自语。语罢，又巴望二牛：斗得更凶、更刺激。那牛却一动不动，四角抵死，如石头、如雕塑、凝固在一片血红的土地上。阳光又辣，闪着寒光，在那有血的牛背脊上割来割去，一山人屏住了呼吸，等那牛的好戏。一刻钟过去，那二牛依然抵死不动，有人就不耐烦，用石头去砸。两头牛，却松开了，各自低头去吃草，很安详的样子，一点也不疼的样子。似乎牛们有些生气：“我弟兄打架，你人看什么，不高兴打了！”大家就有些悻悻然，怅然，仿佛白买了门票，恨起牛来。转头看看山上的人，心思早已不在看牛斗，大家漫不经心，东张西望的有，把伞撑开又合上的是，找娃娃的有，喊爹的有，啃梨子的有，坐着望天的有，抓痒的，走来走去的，蹲着的，呆着脸的……都有。又有那浑身红泥巴的放羊人，背着手走到场子中间，摸着屁股站着，有认得的人，就指着窃笑。有城里来的男女，挎了照相机，也在场子中到处走动，极认真严肃地选着角度，仿佛在执行梵蒂冈教会的差事，穿着又出众，动作又高雅，或调调焦距，或按按快门，或叉手站站，或急速奔向前去，或灵巧地倒退而行，一副不断发现新大陆的样子，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男女们如此动作，倒也惹得有些眼睛忘了看牛斗，却去注意他们的表演。正怡然自得之间，忽有头斗败的牛，乱跑起来，那些男女，就像惊散的鸡，也到处乱逃，马上露出极蠢的真相，笑倒一山人。有胆小的人就埋怨，怎么牛会乱跑，也不安个栅栏，太不安全了。其实这看牛斗的乐趣，就在于没有栅栏，使你想看又怕看。广播里不断呼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嚷得你忧心忡忡，又舍不得走开。撒尼人却是不怕，他们漫不经心地看，牛也是漫不经心地斗，后来的摔跤，也是到处乱摔，全无先后，漫不经心。就是在这种漫不经心的气氛中，你才悟到一个民族何以

